

異 敵 烏  
托 托 托  
邦 邦 邦  
、 、

1

西： 兩年前我因為急症住院，兩個晚上都看到奇怪的東西。

何： 有多奇怪？

西： 我在夜半醒來，在醫院三樓的病床上，看見窗外樓下有些紙紮的馬頭、天使之類，然後聽到聲音說話，大概是有人死了，是護士長的女兒，我看見姑娘、護士走過。他們在交頭接耳，好像在準備做法事。不斷說可惜呵可惜呵，那麼年輕。原來是溺死的，在甚麼地方呢？杭州西湖。我瞪大眼睛，怎麼可能呢？這是香港公立醫院。我當時是清醒的，我知道自己就在醫院裏。但第二天早上，醫護人員如常工作，若無其事。

第二晚，我在夜半醒來，看看錶，凌晨一時，發覺原本空着的鄰床，躺着一個全身白布包裹的木乃伊，我嚇了一跳，大約十來歲，手抱一隻狗，狗很乖，但張着眼睛。我又看到窗外那隻馬頭、其他的紙紮，又聽到有人說話：在水裏一定很冷……我

冷了一截，連忙蒙着頭躲進被裏。聲音很嘈吵，一直擾攘。然後天亮了。第二天又好像沒有發生任何事，一切正常。

何：幻覺，加上想像？

西：問題在我自覺很清醒，很清楚自己在醫院裏，不是做夢。後來醫生來巡房，我馬上要求回家。他答：只要你的燒退了，就可以了。當天下午，我就回家了。我一直在思考這是怎麼一回事。

何：是因為發高燒？當我們看到奇怪的現象，有時不妨追問，為甚麼我們會看到這些。心理學家有一種說法，我們看到的，往往是我們想看的、自我構建的東西，像 UFO 之類。

西：大概是。但如果並沒有發高燒，人是清醒的呢？

何：許多玄妙的東西，如果不能解釋，只好懸置起來。我們不知道的其實比知道的多很多。

西：我倒想到這是一種「異托邦」(Heterotopia)，福柯(Michel Foucault)所說的，那種又真又假的異域。

何：福柯的演講比較簡短(*Of Other Spaces: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*, 1967)，但提法很有啟發。其實之前在《詞與物》(*Les mots et les choses: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*, 1966)的前言，他已提到異托邦。烏托邦是個虛擬的世界，異托邦卻是真實和虛擬並置的空間。福柯說這時代的困惑，來自空間，遠多於來自時間。他舉例說劇場、電影院、博物館、圖書館等等，都是異托邦，這些地方，聚集了各色人物，並

置了不同的時間，也集結了不同的空間。還有渡假村，以至殖民地。醫院也是嗎？

西：醫院也是一個異托邦，本來是要把人醫好的地方，但要把所有病人都醫好，這想法本身就是空想。如果真有，世界就不是這個樣子了。同一物事，角度不同，就有不同的說法。醫院同時是一個生與死，異質共存的空間。

何：即使不能把所有人醫好，可不能沒有醫好人的想法，這是一種烏托邦思維。「烏托邦」一詞，譯自莫爾(Thomas More)的*Utopia*(1516)，這是嚴復的翻譯，譯得好極了。全書有否誤譯是一回事，但譯名譯出了雙關的歧異：理想的社會寄托在不存在的國土。有人譯作「理想國」，就只有理想，而沒有不存在或暫時不存在的意思。但二十世紀後，對科技、對集體主義的幻滅，產生赫胥黎(Aldous Huxley, 1894–1963)的《美麗新世界》(*A Brave New World*, 1931)、喬治·奧威爾(George Orwell, 1903–1950)的《1984》(1949)等反烏托邦的小說，衍生所謂「敵托邦」或「惡托邦」(Dystopia)一詞，dys是不好、壞的意思。這是對極權社會的諷刺，再不相信完美藍圖的建設，認為泯滅人性。完美就意味停滯、封閉。《烏托邦》之後，俄國出過一些反烏托邦的小說，反的是資本主義君臨的工業社會對人的傷害。

西：電影也有，像查理·卓別靈在美國編導演的《摩登時代》(*Modern Times*, 1936)。



何：但到革命成功，倒過來最早反抗集體極權主義的小說，反而出自蘇聯國內一位作家之手，那是尤金·扎米亞金 (Yevgeny Zamyatin, 1884–1937) 的《我們》(Мы, 又譯 We)，1921 年寫成，建國不久，而斯大林尚未當權，1924 年出版英譯，再回到蘇聯，當然被禁，到 1988 年才解禁。

西：《我們》影響《美麗新世界》、《1984》，名字大家都聽過，但看過的人恐怕並不多，何妨解說一下。

何：尤金·扎米亞金寫一個編號 D-503 的男性，用日記形式記錄自己在統一國 (One State) 的生活，這是廿六世紀，領袖稱為恩主 (Benefactor)，有絕對權力，每年普選，必然全票當選。至於人民可沒有名字，只有數字，編號就別在劃一的制服上。這社會理性、集體化，一切由政府分配，住的是玻璃房子，沒有私隱，以便護衛的監察。窗簾偶爾可以放下一小時，那是所謂「性小時」，因為性關係也按照配給，男女各獲發一本票券簿。

此外，他們的娛樂是四人排成一行，在大喇叭播出的歌曲指揮下，大步行進。而過去的時代，在他們口中都成了古代，雜亂無序，荒唐落後。寫詩，就只能歌頌偉大的領袖和國家。公民可以選擇：一、沒有幸福的自由；或者，二、沒有自由的幸福。自由在伊甸園裏原來跟幸福對立。選擇前者的笨蛋，會獲得氣鐘罩的接待。氣鐘罩是改良了的斷頭臺。這種把不同範疇的東西混同，然後非此即彼的二分

法，從來沒有過時。

D-503 是這社會的數學家、首席工程師，一直自詡最忠誠，但他的敘述，其實已流露理念與感受的分裂。這方面，他自嘲為「返祖現象」。當他遇上美艷的女性 I-330 號，信念不堪打擊，逐漸瓦解。愛情，自由的愛情，的確不是好東西，當一個號碼愛上另一個，人性開始浮現。他是人，有血肉有靈魂，而不是機械，不是號碼。放下窗簾，I-330 號又抽煙又喝酒，而這些是被禁止的。原來她是地下革命組織成員。

西：記得你告訴我這麼一個笑話：非洲某國獨立後，一位獨裁者看西方的民主選舉很好，自己也辦一次選舉，國民走進帷帳裏投票，第一個候選人穿軍裝，第二個穿西裝，第三個穿土服，國民投了票都很高興，因為有了民主了，其實三個候選人都是獨裁者自己。這是皇帝的新衣的新版本。

何：這可不是笑話。

西：《我們》後來呢？

何：後來 D-503 回到偉大的領袖身邊。當兩個編號私下的愛情被揭發，政府把 D-503 的「想像」通過大手術取走，他於是出賣了她。這原來是一個不能想像的社會。

西：的確是喬治·奧威爾他們的先聲，寫得那麼早，真厲害。

何：《我們》寫得比較鬆散，敘事手法不如《1984》或《美

麗新世界》那麼吸引，經過後現代主義風尚例如斷裂、沒有深度等等洗禮，也許會有不同的評價，但就意念來說，走在時代之先，赫胥黎、奧威爾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了不起。1921年《我們》寫成的時候，中國仍然陷於軍閥混戰，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，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一次代表會議。

記得米蘭·昆德拉談卡夫卡被捕和受審判的小說時，以奧威爾的《1984》做對比，他狠批《1984》是一部偽裝成小說的政治論述，作者把現實縮小為純政治，而且只局限在消極的一面，把生活縮減為政治，再把政治縮減為宣傳。這做法，他認為本身也是一種專制。

西：《我們》看來有點科幻小說的味道。

何：數碼化的社會，D-503號的記錄是寫給其他星系，在遇見I-330號之前，他渴望成為機械。

西：以往寫未來，難免帶科幻的成分，幻想又多於科學。莫爾的《烏托邦》，倒好像沒有。

何：莫爾把理想的國土跟現實的英國對照，不妨說也是一種異托邦，寫英國的部分，口誅筆伐，例如惡名昭彰的貴族圈地養羊，變成「羊吃人」，因為羊毛有價。你在《我的喬治亞》也提到過。這令我想到今天某些地產商，例如我們鄰近一帶，開了五間巧克力店，還有鐘錶、首飾店之類，專門接待內地訪客，單一的內地客，原本各有特色的小店因為不斷加租，被驅走了。它們大字標示「政府註冊」、免稅、

正貨。香港其實沒有銷售稅，只是商業登記罷了。此外，至少有兩家酒樓閉門只接待內地客。整個社區變了，陌生了，我們反而變成客人。

西：五六年來，我家樓下通常擠滿了遊客，我出來時往往要請他們讓路。這本來是寧靜、潔淨的街道和社區。如今整條街都是煙屑廢紙。大量的旅遊車擠來，交通堵塞，規劃、配套肯定大有問題。我們歡迎遊客，尤其是內地客人，我自己也是移民，從候鳥成為留鳥，但接待規劃不好，也不是單方面的，就出問題。我們居住的地方成為重災區，酒樓、商店，得益的只是幾個大老闆。

何：說回惡托邦的書，比這三本更早的，那是威爾斯（H. G. Wells）的《睡者醒來》（*The Sleeper Awakes*），1899初版。也許對赫胥黎、奧威爾這幾位作家都有啟發。這是很少人注意的書，為甚麼還記得呢？因為Woody Allen早期的一齣電影 *Sleeper*（港譯《傻瓜大鬧科學城》，1973），就是改編威爾斯這部小說。威爾斯一直都很嚴肅地看問題，沒有那種 playfulness。

西：我沒有看過，你告訴我。

何：威爾斯的主人公是一個倫敦人，因為失眠只好吃藥，結果一睡二百多年，醒來後發覺自己成為世上最富有的人。原來他之前把錢放在一個銀行做基金，不斷生息，利滾利，終於累積成天文數字。替他管理財務的 White Council 卻利用他的財富，建立一個財閥統治的國家。另一邊則是一位革命份子，

號召、組織工人起來革命。威爾斯寫的是，兩者都不是好東西，都不過利用他。財閥固然是剝削、勞役工人，所謂革命家也不過是野心家。威爾斯的故事，表現一個將來變得更壞的、唯錢是視的世界。

## 2

**何：**難道表示真切的感受也不行嗎？這所以莫爾寫烏托邦的部分，則大加讚美，理想的英國應該是這樣的。但正因為寫得虛浮，這部分反而比較乏味。

**西：**有趣的，如果是創作，應該是想像的部分。莫爾這作品，同樣是政論多於文學。福柯以鏡子做比喻，鏡子折射出來的，影像而已，並非實存，但鏡子是真有的，它把你帶到另一個空間。這另一個空間，才是耐人尋味的地方。

**何：**中國人說的鏡花水月，這鏡中之花水中之月，經過轉化，成為了藝術。不過我們看到的雖然不是真的花真的月，可也不完全是虛構。

**西：**福柯沒有說，鏡子有許多種，有不同的角度，影響看出的影像。

**何：**對，鏡子本來是中介，觀眾一不小心，它就成為了主宰。我想，政治上的書寫可分烏托邦、敵托邦，各唱對臺；但文學上，小說家的創作，無論烏托邦、敵托邦，都可說是異托邦，像加西亞·馬爾克斯的馬孔多、福克納的美國南方、魯迅的未莊、沈從文

的邊城，像肥土鎮。文學家總在各自創作屬於自己既真實又超乎真實的空間。

**西：**像《紅樓夢》的大觀園、《水滸傳》的梁山泊。但我想異托邦、烏托邦的問題，是因為近年看西方的科幻小說，看小說家寫電腦網絡虛擬的世界，運用了後現代的各種技巧，這好歹是一種新的文學類型、新的敘事形式、新的取材。我不懂電腦，書裏很多術語我要翻查解釋，不過大體上並不妨礙閱讀，看得稍慢罷了。

**何：**這興趣是怎麼來的？

**西：**過去有好幾年都在做毛熊、猿猴，看這方面的書，看實物，回過頭來，我想知道，近年的創作，有哪些新作者。剛巧有朋友向我約稿，每月二三篇，我就寫這些閱讀報告，寫了兩年，朋友要退休，也是我想退出的時候。兩三年來，我四五天就看一本長篇，平均二十萬字吧。

**何：**超過一千萬字了。

**西：**開初從布克獎（Booker Prize）之類選書，好歹是一個入手的方法，我未必同意評審的準則，但看別人怎樣寫小說，也看別人怎樣看小說。我看中譯，容易看些，後來嫌翻譯慢，就看英文。有一類小說，我近年較少接觸的，是科幻小說。我並不用電腦，只用過一小段日子，當右手還靈便的時候。陳潔儀提醒我，上世紀七十年代，我在《我城》想過溝通的問題，和其他人，和其他城，以至和其他星系。

何：《我城》並不封閉，也絕不止於一個我，「我」和「城」，同時是一種互相作用的辯證關係。有年輕人認為今天的「我城」，已不同於 1970 年代的「我城」，這是從狹隘的「現實主義」角度看，以為《我城》最大的意義在於反映現實，而這現實被理解為固定的。《我城》呈現的正是一種流動變化的過程。

西：不知你是否記得，大概 2000 年我曾在詹宏志辦的電子報《明日報》上寫過圖文配合的專欄，我後來想，如果我當年對運用電腦科技多懂一點就好了。如今生疏了，已變成電腦盲。不過我一直看科幻電影，從《2001：太空漫遊》（*2001: A Space Odyssey*）、《2020》（又譯《銀翼殺手》，*Blade Runner*），到《引力邊緣》（*Gravity*），技術真是日新月異，於是想，我不如也看看這方面的寫作，也是一種認知，雖然高科技是否真能改善我們的生活狀態，令我們更幸福，是一大問題；能否改善，恐怕要看怎樣運用。威爾斯的小說，寫人獸的混合、外星族的攻擊等等，就表現對科技的憂慮。

我也約略看過詹明遜（Fredric Jameson）談科幻小說、電影的文章，雖然一知半解，也引起我的興趣，他要復興烏托邦的理想，認為科幻小說就充滿烏托邦的元素。鄭樹森教授熟悉詹明遜，他才是專家。

何：還有王建元教授，他對科幻小說有研究成果；當然還有許多這方面的專家。我們的談話就當拋磚引玉吧。

西：對，談的不對，請方家指正。

何：烏托邦的社會藍圖聲名狼藉，但烏托邦精神是一種不妥協、要改善現實的精神。敵托邦何嘗不是出於對社會的不滿、批判？這方面兩者是共通的。這也是文學藝術的本質。古今中外，出過哪些歌功頌德的文學家、哪些歌頌當權者而又成功的作品？年輕人尤其需要這種批判的精神。目前烏有，不等於永遠烏有。荀子說：「可以為，未必能也；雖不能，無害可以為。」現實的政治很玄妙，那往往是世故的成年人在爭配既有的權力，人類的社會何嘗真的「進化」了？

西：進化的是機械。物種的生存，只是適應環境的演化，並不一定進化。計劃將來的社會，怎能沒有年輕人的聲音？

何：將來，年輕人不是「享份者」（stakeholder），根本就遲早全份擁有。Stakeholder 一般譯作「持份者」，是受制於形而下的「holder」一詞。

西：他們其實生活在網絡文化之中。

何：從當年的阿果打通第一個電話，問：喂喂，有人嗎？到如今沒有手機、沒有電腦就不能生活了，終日上網，看 WhatsApp、臉書之類。

西：科幻小說裏有一個詞，叫「cyberpunk」，由「cyber」和「punk」組成。那是網絡虛擬的世界，也是現實的世界；在那裏，不再是人和機械對立，而是人和機械合而為一，過去與未來、生與死、邊緣與中心，都

打通了、融合了。人物往往屬於低下層，反叛，反英雄。Cyberpunk 之外，又有 steampunk、biopunk，這反映了廿一世紀後人類的處境。

以往的烏托邦說的是將來，以往的科幻小說寫的是未來，好像很遙遠，如今的，寫的就在此時，是「此在」。你走進由電腦和通訊技術創造的虛擬實在空間去，又走出來。電影 *The Matrix*，香港的譯名太長，忘了，或者《阿凡達》(*Avatar*, 2009) 吧，這《阿凡達》運用了最新的 3D 技術，宣揚環保，觀眾看完了，是欣賞科技還是支持環保？可以雙贏嗎？肯定的是製片商大獲全勝。也許趣味就在這裏。

何： 喂喂，可以談談近年的科幻作品嗎？

西： 收到。

後記：詹明遜的科幻論文主要收在《未來考古學——烏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說》(*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: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*) 一書；王建元著有《文化後人類》。



Yevgeny Zamyatin, *We*



尤金·扎米亞金著、殷泉譯：《我們》



赫胥黎著、李黎譯：《美丽新世界》



H. G. Wells, *The Sleeper Awakes*